

小說月報叢刊第五十九種

賓斯奇集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集奇斯賓

1924

目次

- 美尼……………冬芬譯（一）
- 波蘭……………希真譯（二〇）
- 拉比阿契巴的誘惑……………希真譯（四〇）
- 暴風雨裏……………陳嘏譯（五七）
- 一個餓人的故事……………陳嘏譯（六九）



像 奇斯賓

美 尼

劇中人物

尼院主持

女尼奧奈底娜

女尼荷達西亞

女尼海特威

兵甲

兵乙

劇中的事是在戰時遇到的。

美 尼



805131

尼院的小禮拜堂。聖母像前燃着「長明燈」；像座下跪着尼院的主持尼和女尼奧奈底娜、女尼荷達西亞——從外邊來了大礮的轟聲。

主持尼 聖母啊，女尼們都不敢拼着性命和名譽的危險守在此地管護「長明燈」了，求你開恩，不譴責我們。如果我沒有引導衆姊妹們到平安地的責任，可以獨留在這裏，我真要快活到什麼似的了。你是知道我極願這樣做的——你，能夠看到我們心裏。而況你會保佑我，你會消除我的一切磨難，沒有危害會到我身上。（她手畫着十字，立了起來。）

兩女尼 （也立了起來。）

主持尼 你們到底都不想留在這裏受聖母可靠的保護麼？奧奈底娜姊，你呢，你素常是信仰極堅而且年紀又這麼大了？

女尼奧 我若留在這裏真快活啊。我原知道年紀大是女人孤獨時的好保護，而

况聖母的手又一定是更大的保護。但是想起野蠻敵人那樣的完全無法無天，誰又料得到他不認識上帝，也不認識聖母，而且他也不顧年紀老不老。我活了這麼多的年紀，犯不着再受罪惡的淫污了。恕我，神母，（女尼稱主持尼的稱呼）讓我跟了你去罷。

主持尼 我只好說你是孩子氣，只好說主在你心裏未曾堅強了，奧奈底娜姊啊。我不願強迫你留在這裏了。主以為強迫是惡的服務。聖母只要愛她；也許祇受愛的服務。荷達西亞姊，你呢，不想把那個愛的服務給聖母看麼？你可以當這個差，很安全的留在這裏。你知道你是怎樣的醜惡。以你這醜，加上主的暗佑，你有的，是更大的保護了。

女尼荷 我知道，我要永久感謝上帝不會把那從美臉兒來的傲心給了我。但是我從來不知道我竟醜到那麼樣。

主持尼 我希望手頭有面鏡子。如果你照見了自己的臉，敢怕你會暈倒呢，你要有許多日子心裏作惡，吃不下一片麪包。你到尼院來是爲躲避鏡子的罷。（尼院內無鏡子——譯者）

女尼荷 美貌往往僅是一種「口味」罷了。你知道敵人兵士的「口味」怎樣？

主持尼 啐！你一定不要留在這裏了。如果那些畜生強劫了你，你還要自傲起來了。

女尼荷 你不應該說這個話。你見得我不是願意走開麼？

主持尼 是是。空談是不中用的——聖母！（很恭敬的畫了個十字。與奈底娜和荷達西亞照樣做了。於是他們都轉身向着門。）

女尼海 （在門前閃出。她極美。稱身的女尼服裝更顯出她的美麗。）

主持尼 （忍不住失驚高呼）海特威姊，你來這裏幹什麼？你應該第一個先走開。

你又帶着你的美貌來這裏幹什麼？立刻離開！敵人早已在大門前了。

女尼海 （走進小禮拜堂）我願留在這裏。

主持尼 什麼？

女尼奧與女尼荷 （以手畫十字）

女尼海 我願留在這裏看守教堂，照管「長明燈。」

主持尼 你不發昏麼，姊姊？

女尼奧 她一定是失心狂了。

女尼荷 這是從她的美貌來的，人人贊揚她的美貌太過分了，以致變了她的頭。

女尼海 你的觀察是不錯的，荷達西亞姊姊。這是從我的極頂美貌來的，但不是

因為我的頭變了。上帝看見我的心，你們現在總該大家都知道我從來不會因為我的美貌而自驕。但是我願留在這裏，因為我已信託了我們的聖母，並且——

——信託我的美貌。

主持尼 你這話什麼意思？

女尼海 我的美貌將做我的保障

主持尼 孩子！你說些什麼了！

女尼海 他們不敢污辱我的美麗。

主持尼 傻話！

女尼海 聖母給我這個思想。我知道這是從聖母來的。

女尼荷 從魔鬼來的。聖母，恕她那句話無罪呀！

女尼海 美貌啓人虔敬之心。你一生見過許多的聖像罷；你可曾見過一張醜的？

我們的基督是怎麼一個相？我們聖母的相又是怎樣呢？她那屬於神的美麗何等樣感動我們！天使（安琪兒）們的相貌怎樣美？是心的靈機，（Inspiration,）

美是祈禱，美就是宗教。

主持尼 美是妖邪，美是誘惑，美是迷人的毒酒。姊呀，你爲什麼要提起畫像和石像，說到那冷的大理石和死畫布上的色彩呢？在仇敵的狂縱獸慾的兵中間，你只是個活的美貌的尼姑呀。

女尼海 他們不會來犯我。

主持尼 他們要……（男子的聲音從外面來）唉，他們已經到了！……快，快快！
特威姊！海！特威姊！（急奔出，奧奈底娜和荷達西亞跟了出去。）

女尼海 （慢慢地走近神像面前，屈膝跪下。）

兩個兵 （衝進來，鎗頭上着刺刀，他們以衝鋒的姿勢舉着鎗；看見沒有人，他們就止步，鎗也放低了。）

奧甲 （舉筆畫了個十字）

兵乙 (正要照樣做，但忽又放下了手。) 呸！這是敵人的教堂！

兵甲 你瞧！一個尼姑！跪着哩！

兵乙 她正在那裏請求上天來毀滅咱們。咱們了她的愿心罷！先讓我們來瞧瞧她是不是年青的。

女尼海 (畫十字，兩手掩了臉。)

兵甲 她把臉兒躲起來了。這就表明她是一個年青的。

兵乙 只看她的身段就得了。那一個老尼姑會有這樣的身段。動手嘗嘗味兒罷，你瞧怎樣？

兵甲 但是她竟留在這裏不怕，那一定是個醜陋的鬼婆了。

兵乙 (走近女尼海) 你禱告的時候也夠多了。讓我們瞧瞧你的臉兒。

女尼海 (把掩面的雙手放下，畫了個十字。)

兵乙 (喜得怪叫起來。)

女尼海 (慢慢立起來，轉身，面對着那兩個兵；伊緊貼了石像前的牆壁立着，臉

上帶着鎮靜的虔敬的恕人罪惡的表情。)

兵甲 (驚奇到氣息急促) 好個美人兒呵！好比是從畫兒上走下來的哪。

兵乙 而且她竟不驚慌。奇了。難道是大家逃走時忘記帶了她去麼？還是她特地
要落後？

女尼海 我特意要留在這裏。

兩兵 (聽了她的嬌音樂極了。)

兵乙 (少停之後) 你特意要留在這裏，你特意？

女尼海 留在這裏盡我的宗教職務。

兵乙 而且一點也不怕？

女尼海 我不怕。

兵乙 不怕，嘻嘻？

女尼海 我不在危險中。

兵乙 什麼？（兩個兵都向禮拜堂裏四下亂瞧。）

女尼海 你們誤會我的話了。這裏並沒藏着一個人做我的保護。我的保護就在

你們自己中。

兵乙 你不用說！

女尼海 你總允許我繼續禮拜聖母，念禱告罷。你也是基督教徒罷？

兵乙 這都不相干。我還不曉得你留在這裏到底是不是因為你是這樣的一個

虔信的基督教徒。你留在這裏幹什麼？

女尼海 看守這盞「長明燈」。

兵乙 爲這一點事，不好留幾個老貨麼？

女尼海 他們都害怕。

兵乙 老貨都害怕，你倒不怕？

女尼海 不怕。

兵乙 一定有緣故。這是個圈套。

女尼海 院中只剩我一個人了。

兵乙 敢是你想在這裡發見些事麼？你想偵探麼？

女尼海 （搖頭否認，誠實坦白而且虔敬。）

兵乙 （拉住了伊的臂膊，近着肩膀了。）你說的是真情麼？

女尼海 （以鎮靜，虔敬，感動的目光向他看。）

兵乙 （乾笑着放了手）

兵甲 她看來像一個活的瑪東娜（聖母）……幾乎要叫你相信這是從石像上走下來的聖母……哈哈……

女尼海 （搖頭）不是。我不過是個尼姑……聖母的女僕。

兵乙 （對兵甲說）鬼捉了你。你差不多嚇我一跳，你蠢驢！

女尼海 但這是聖母的意旨，我應該留在這裏。

兵乙 如果竟不是別人的意思，（那就算是聖母的意旨罷。）算了，不用你再說那些廢話了。像你這樣美貌的姑娘總不應該落後的。我們是餓兵。不論見了什麼東西都口饞的，你明白罷！見了女人，而且是美貌的年青的——更饞。你總該猜想到那個。

兵甲 哈哈……而且饞到這樣的地步！

女尼海 你們不該來打擾我的職務。靜靜兒去罷。

兵乙 當真！（舉鎗描準，一鎗把「長明燈」打熄。）

女尼海 （聳肩作抖，畫十字，并且低低禱告。）

兵甲 啊啊哈哈……哈哈！

兵乙 你的職務完了！現在看你怎麼說？

女尼海 （閉了眼靜靜兒立着，伊的臉上顯出忿恚與悲傷的表情。）

兵乙 （對兵甲）一個美人，咦嘻？

兵甲 魔鬼般的美麗。

兵乙 伊有求你幫助的意思呢，嘻嘻？

兵甲 幫助呀！我該說，鬼迷了你！

兵乙 那麼，我們便不客氣罷？

女尼海 （張大了眼，直瞪視他們。）

兵甲 就在如今她這樣立着對我們瞧的時候〔動手〕麼？

兵乙 你真是懦弱的人——縮頭縮尾的兔子！

兵甲 天知道我不是那樣的人。

兵乙 而且你怕她。

兵甲 你也不是勇敢的人。

兵乙 哈哈！

兵甲 臉兒長得這般美的女人只可在暗中強劫的。

兵乙 哈哈！你是笨驢！（粗暴地對海說）你站在那裏幹什麼，像是貼在牆上的？

這裏再也沒有你的事了；沒有「長明燈」勞你顧照了。你可以去！

女尼海 我會另找一個燈，燃着了，替你們禱求上帝恕罪。

兵乙 且慢着；我再加幾下，好讓你也替新的〔燈〕禱告。喂，爲什麼你不去拿燈爲

什麼你老是站在那裏不動一動？——如果我存心強劫你，我是不怕的，即使你站在那里用那樣的大眼對我看。你懂得麼？——你毋須這樣的看着我！懂得麼？都是你自己做錯了，你可不用埋怨別人——哦，爲什麼你總不說？你站在那裏幹什麼，這樣瞪眼看什麼——倒像是貼在牆上似的——咦！在你身後的牆上沒有什麼東西罷？你不是掩藏着什麼東西罷？一個機紐罷？一按就是暗號罷？離開這牆！

女尼海

（高舉雙手）我在聖母面前對你起誓……

兵乙

（呼吸急促，看着伊，形如野獸，等候劫伊的適當時候；他設計做出似乎要掩到伊背後的樣子。）

女尼海

（見了他的舉動，就兩眼看定他，不稍離開。）（於是身子也慢慢轉過去。）

兵甲

（一見海已經轉身，背向着他，便帶着含羞的微笑，縱身向前，自後抱住了

她，兩手捧住了她的臉，狂叫起來。

兵乙（像野獸似的狂叫起來，搶住了海的兩腿，把她抱離了地。

〔幕落〕

原作一九一九年六月。一九二一年六月冬芬譯。

賓斯奇一八七二年生於俄羅斯的莫別羅芙 (Mobiło)。後來即遷居莫斯科。一八九二年排斥猶太人風潮起時，賓斯奇被俄人從莫斯科逼走，遷至華沙 (Warsaw)。即在此時開始做小說——描寫第四階級生活的小說。但賓斯奇又立刻赴柏林讀書，一八九九年始到美國紐約就某社會主義週刊的文學欄記者之職。他又做過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

據 Isaac Goldberg 說：「賓斯奇所已做的二十七篇戲曲（以一九一

八年爲止而說)可以分做好幾類。最先發表的那幾篇，描寫第四階級人民生活上的苦痛，使賓斯奇得名的，可以算做一類。這一類裏的代表著作就是一八九九年發表的伊薩克·西芙得爾 (Isaac Siefert)。最後的猶太人 (Die Familie Zwié) 於一九〇三——四年發表，便表示賓斯奇的描寫已經不浮注於表面的生活痛苦，而要描寫受痛苦者對於「生活改善」的憧憬，及此憧憬之心理的反動。這一類的著作以一九一一年的啞的米西亞爲最。從此以後，賓斯奇的描寫點更廣闊而複雜了；然大都是更發揮先前各著作中所已含的理想或藝術手腕而已。譬如那在先於一九〇六年發表的寶物已含有極顯明的諷刺調與象徵色，現在更擴充起來，成爲純粹象徵劇的爬山者——一九一二年發表。鐵匠約伯 (一九〇六年作) 和有名的茄立布與女人們 (一九〇八年作) 也是把從前在獨幕劇傑作被忘却的靈魂一劇

中已見的兩性問題觀更加以充分發揮而已。便是那一九一四年作的赤裸裸寫實劇還是不生好以及一九一五——一六年作的尼奈馬登的戀事也都是發揮從前的理想罷了。但是若據此以分割賓斯奇著作的時期，也不很對；因為這許多不同面目的著作並不是挨次序來的。譬如一九〇六年中作的，便有三個面目。」又說：「賓斯奇是一個寫實主義的心理學者。他夾袋中的人物都是些「摸索者」和那些渴念權力而又見自己被更大權力者打了的靈魂。死，自殺，和退讓軟化，是這些「摸索者」的普通命運。」

在猶太文學的戲劇史上，賓斯奇更是個重要的人物；自從一八七六年阿布拉哈姆·古爾特反登 (Abraham Goldfaden) 在羅馬尼亞建立了「猶太舞台」以來，直到現在，這幾十年中的猶太劇曲進化的快而不規則的痕跡，也由賓斯奇代表了。美國戲曲批評家列費生 (Ludwig Lewisohn)

稱賓斯奇的散文和梅脫靈的夏芝的相埒，因而推重他是現代劇台中的傑出人物；然我以為「精神總是現代的」這一層，實是賓斯奇著作為不論何種人都喜歡而看了生感動的主要原因。

這一篇是由賓斯奇短劇十種內譯出；曾試「按字死譯」與「攝神直譯」兩種方法，到底取了後者，以現在這樣子發表了。

七，二三，附記

波蘭——一九一九年

一個廣大幽暗的地窖。臺後方某處，潛透進一條太陽光線，表明外邊的陽光正盛，顯出窖裏面黑幢幢的各種人影。多數的人形都雜亂地在地上躺成一堆；竟辨不出是人的形像來。有幾個坐着；有三個人圍着「日光的柱子」而立；兩邊各站一個，靠近牆；第三個站在當前，兩手交胸，面向光線。地面上，在這三個站立的人所成的三角形之間，有一羣小的男孩和女孩，都拿着書誦讀。

沉默。空氣以嚴烈的緊張而震顫。個個人都聳耳察聽從外來的一

切聲音。好一刻工夫，靜悄悄地，沉默不破。然後在那坐着和臥着的人們中間談起話來。許多乾燥的、渴望的、厭倦的語音切切而作，問與答中間常有沉默夾着。

各種語聲

——外面依舊安靜着。

——靜了多少時候了？

——她倒說起時候來！即如我們在此地多少時候了，有誰知道呢？

——我看這樣安靜，足足有三四個鐘頭了。

——不知道是什麼緣故？

——他們停戰了罷，或者——

——這光景他們是赴會議去了。不論那一方都沒有什麼聲音。

立在日光右方的人 我們的晚禱是怎樣說法的？「在我右邊，天使米契爾；在我

左邊，天使茄布利兒；在我前面，天使荷利安爾；在我後面，天使拉非爾……」我

們現在可怎樣呢？——在我們左邊，波蘭人；在我們右邊，烏克蘭人；在我們前面，

俄羅斯人；在我們後面，羅馬尼亞人……

左方的人（譏諷狀）上帝在那里？

坐者之一 我們從前若能早早想到上帝，現在或者不至於這樣了。

左方的人 好多少啊？親愛的拉比（掌教之牧師）猶太人的敬天好善幾會討得

他們的歡喜過啊？

各種語聲

——猶太人總是贖罪羊。

——他們外邊，總是先互相和解好了然後一齊撲向我們的。

——他們互相攻打，可是來打我們的時候，總是一齊來。

——我們在一切戰事裏都幫忙，然後，即使和我們在一面的，也來殺戮我們了。

——我們將來還不知怎樣哩？

——唉！唉！（起了一陣輕輕的、小心的、筋疲力竭的、乾燥的泣聲，因為他們的眼淚都已經哭盡了。

一個女人（坐着的）啊，宇宙的主啊。他們要怎樣就怎樣，要怎樣就怎樣……讓他們敲破我的骨頭，讓他們折斷我的臂膀，讓他們殺死我罷；只是不要，不要……一個男人（在她旁邊）我第一次聽你說這個，是十五年前了。

女人 從那時以後，我不知把這話說過了多少回啦！

另一個女人 在她以前，有許多的猶太女兒禱告過這話了；在她以後恐怕還有

許多要禱告這話哩。(歎息)

一個站着的男人 (他是在右邊,靠近牆,因為光線黑暗得緊所以看不見他的身子;他的聲音中帶些暗啞,粗濁,並且迴響着失望的神情) 爲什麼啊?爲什麼啊?

一個少女的聲口 (軟弱地,好像是從地底下透上來的一般) 剛纔吹過的不是一陣冷風麼?

沉默

一個男小孩子 (在日光之側) 我的書讀完了。我又要覺得很餓了。

一個女小孩子 (在他傍邊) 我們交換一本罷。我把我的給你。

男孩 你讀的是什麼?

女孩 一本波蘭文的書。

男孩 我不懂波蘭文呢。我要可怕地飢餓了。

女孩 我教你罷。

男孩 可不是好——啊！我纔不至於餓的那麼難堪了。（他們一齊在地上躺下，

在那條日光的前面。）

右方的男人 看看這「書中的人」罷——有幾個波蘭的暴徒要來把頭撞碎在石頭上了。

少女的聲口 我冷啊。

沉 默

向着日光的男人 但是外邊却是一個光輝的夏季天氣哩。太陽照着，笑着，暖着，

而且——

一個躺着的人 露臉的看被打了。

向着日光的男人 且喜此地倒底還有一絲光線照着我們。

少女的聲口 我可怎麼好呢，若此地是明亮的？我渾身精赤着呢。沒有一個人肯拿些東西來替我遮蓋些個麼？

沉默

各種語聲

——這種沉寂，看來比鎗聲更不好。鎗聲響着的時候，我們至少可以盼望一個炮彈打到此地來，把一切完結了。現在這種樣子好不令人難受啊。

——這種沉默就是恐怖。

——看來他們正打算在這屋子的週圍，幹一些可怕的事罷。

——上帝不許的！

一個男小孩子 我真想爬出去四面望一望纔好。

他的母親 睡着不許動！

男孩 他們看不見的。我會像一個蟲子一樣的爬着走。

他的母親 他要爬哩，他說的他一個手都擡不動。

男孩 我生的矮小，他們看不見我的。

他的母親 （厲聲）睡着不許動！

男孩 （憤懣）我餓啊！

一個女人的聲音 （很弱的樣子）一點麵包的碎屑也好……一點麵包的碎

屑也好……

少女的聲口 我的餓倒能忘記的，可忘不了我的裸體啊，只要有一點東西來遮裏一下，那多麼好啊。

一個害熱病的人 （喊叫）我在發燒！我被火燒着了！——（他的口被人掩住了。——有一個女人低聲啜泣起來。）

看不見的發問者 （像悲歎一樣）爲什麼啊？爲什麼啊？

一個坐着的人 把你的頭撥開就夠了。

另一個 我的頭早已飛去。像茶壺蓋子一樣的飛去了。——嗤！——我的腦蓋骨飛升去了；升，升，我的腦漿也跟着飛去了。他高高的在那兒，我看得見。要一個極長的梯子我纔夠得到。這就是使我那麼悲傷的緣故啊。我沒有這麼長的梯子啦。

一個孩子 （聲音很弱的啼哭起來）我要我那消防隊的梯子。

母親 噓噓!(不要響)

一個女人 這個可憐的東西，餓得快死，反倒討起玩具來了。

母親 (她自己也哭泣起來。) 噓噓!……

沉默

向着日光的男人 太陽的光線怎樣的在招呼着我們啊!他使我們把一切都忘了。我覺得我能騎了他上升上升……幾千尺的快樂充滿在我的胸中。爲什麼我在外邊只見有青青的田野呢?只見有一個快樂光明的世界呢?只見一個太太平平的景象。

各種聲音

——好個「太太平平的景象」

波 蘭

——我們實在應該出去看看外邊究竟怎樣了。

男孩 我爬出去。

各種聲音

——我們大家爬出去罷。躲着幹什麼呢？愁苦着幹什麼呢？讓他們拿鞭子來趕我們出去，統統結果了罷。

——我們一口氣還抽着，總還是活的好。

——那怕被要活的希望折磨死了。也比穩定要死好些。

男孩 我會把肚皮貼了地爬行。我連頭都不擡起來。我就像這樣的窺看。

拉比 我們再守過這一天罷。假如外邊仍舊是安靜，我們可以爬一個出去看看

事情倒底是怎麼個景象。

一個男人（他的聲音低到聽不見。）我活不過這一天了，我已經完了。

沉默

一個女人的聲音 一點點麵包……一點點麵包……

各種語聲

——不多時我們都要這樣喊了。

——我們也要餓到連名字都記不得了。

——不給虱子吃去的，也要給老鼠吃光了。

——把你的頭撥開就得了。

瘋人 我們互相站在肩膀上，就可以達到那個頭顱。

一個女人（坐着，灣身向着她衣裙中的一些物件，帶着窒息絕望的悲聲。）去了！……去了！……他死了！……我的孩子死了！……蔡德爾，阿佛拉哈曼爾，李善

爾|死了……你們的弟弟死了。

兩孩子 (坐在她旁邊，滴下淚來，用柔弱的聲音哭泣。)

女人 他死了。現在他好了；現在他快活了……

各種語聲

——唉！宇宙的主啊！

——我們埋他在那里呢？

——他也快要不是獨一無二的屍身了；我們大家都快要和他做伴去的。

——我們該爬出去了。現在怎麼還能住着？

——我們該在此處挖一個深的墳墓。

——給我們大家住罷。

一個男小孩子 (哀哭。) 我怕啊！我要跑出去呢！(一個手壓住了他的口。)

發問題者（哭出來的樣子）爲什麼呢？爲什麼呢？

一個坐着的人 因爲我們件件事去干涉。因爲我們處處地方插進手去。因爲我們的革命。

在日光左方的男人 因爲你們的弄錢罷。因爲你們的括地皮罷。因爲你們的資本主義罷。

拉比 因爲我們忘了上帝啊。

坐着的人 因爲我們的孤高呢。因爲我們的天選之民的态度呢。

在日光右方的男人 因爲你們的諂媚哩；因爲你們的同化哩。因爲你們的不知遠慮哩！

一個女人 他們倒開起辯論會來了。找一個適當的時候去辯論罷。現在還是哭泣的時候呢。

各種語聲

——還是讓我們挖好這小墳墓罷。

——拿什麼來掘呢？

——我相信我身下是有一把鏟子。

——誰有力氣來掘土呢？

女人 我自己來。我自己來掘這個坎穴，我掘了給兩個人用。我能再活多少時候呢？我但願能把墳墓掘好了然後死。

她的兩個孩子（哭起來。）

女人 我要挖一個給四人用的坎穴。不要哭。我挖一個四個人好用的。（站起身

來向着那個說有鏟子的聲音的地點摸索過去。）

聲音 你只好自己從我身底下把鏟子抽出來罷。我沒有力氣動彈了。

女人（抽起鏟子，回到她的地方動手就掘。——起了一陣衆女人的哽咽聲。）

少女的聲口 只要她肯把握起來的泥撥在我身上。也就可以遮蓋我的赤身了。看不見的發問者（咬緊了牙齒怒聲說）爲什麼啊？爲什麼啊？（沉寂。只聽見

掘土的聲音；東一聲西一聲的弱的歎息；東一聲西一聲的飲泣。）

一個男小孩子 我不能再讀了。我的眼睛生痛。

另一個 我的眼睛也痛着呢。可是天當真黑了以後，我們就沒的讀了。於是我們又要可怕地飢餓了。

一個女小孩子 天黑了我們就睡覺。

第一個男孩 你必得伏着睡，把肚子緊緊地壓住。這樣你就覺不到飢餓了。

第二個 我伏着睡的時候，我的口親着泥土，這種感覺那樣的難受……

一個女人的聲音 一點點麵包……一點點麵包……

一個害熱病的人 燒死我了……我被火燒着了……我……（一個手包住了他的口）燒着了！

少女的聲音 我可冷極了。我要凍僵了呢……我怎樣跑出去呢？我一絲不掛。
各種聲音

——她當真想要出去哩！

——這兒的人誰都不准出去。

——死神在團團地跳……瘋神在團團地飛……他們像蝗蟲一般的在我們的身上爬了……我敢發誓，我身旁一定有一個死屍……

——唉！唉！（泣着）

女人 （掘着土）我完了事，我就把鏟子給你。

發問者 （突然喊出來）爲什麼啊？

各種語聲（他們是從各種方向來的，震蕩着恐怖的情調，）噓噓！

一個距離發問者不遠的人 我們連喊叫的法子都忘了。這一聲叫的很對。當羅馬人把那個大傳教師拉比愛希米爾，——就是十個殉道者中間的一個，——臉上的皮剝下來的時候，他放出那樣刺心的喊叫，所以從天上來了一個聲音，說：『你若再叫一聲，我要把全世界都毀滅了。』我們今天正應該能這樣的喊叫，使全世界坍下來成一堆灰土纔好！

詩人（向着日光）不是光明的太陽在外邊照着呢！又偉大又圓潔又輝煌！

在右方的男人 他的光線還告訴我們一塊猶太人該歸去的土地哩。——他說的是圓滿的自由，是一個他們自己所有的家鄉，是一個太陽光一般的獨立精神，是一種沒有虐殺，沒有辱罵，沒有「屠殺」的生活，是一種生活——

在左方的男人 沒有主與奴，沒有利用者與被利用者。太陽的光線告訴我們一

種新生活新世界，裏邊有新的法律，新的人和人，民和民的關係。

詩人 那麼我們把鞍轡駕上這條陽光，騎在他的背上闖進這光明的世界中去罷。因為這是希望之光哪。這是——

（一個炮彈打中這地點，把被難的人們都埋在坍塌物之下。但是在這亂磚碎石之上，明耀的日光之下，還看得見那個詩人和發問者正在勉力作最後的呼息。）

詩人 （將死了，讚歎。）好偉大、美麗、光榮的太陽！

發問者 （發一聲可怕的驚天動地的喊叫）為什麼啊？為什麼啊？

〔閉幕〕

——希真譯

此篇也譯自「獨幕劇十種」內，這樣新穎體裁是賓斯奇所獨創的。

賓斯奇富於反抗的精神，此篇中寫拉比和詩人，同寓譏諷之意，我們固然也不贊成僅借「人物」的口，宣傳自己主張的教訓式的作品，但是像這篇作品顯示矛盾的人性，總是應該讚成的。因為我覺得住在血肉堆裏哀鳴聲中而尙讚美空想的太陽之美的那個詩人，實在不近人情！

拉比阿契巴的誘惑

天呵，拉比（猶太牧師而兼牧師之稱）阿契巴是怎樣地堅毅而純潔的一個猶太人呵！猶太全族裏也難以找出和他相等的人。

他整日整夜鑽頭在聖書裏，他自己研究聖書，並且講解給別人聽。他門徒的數目已經是很可觀了，不論是誰，只要一聽得他嘴唇裏說出來的「士拉」（猶太教義，）就覺得如同飲了生命之真正的泉源。

他不但把「士拉」的話教導人，並且教人怎樣修養精神，怎樣滌除繁華的享樂；因為縱樂遊戲都是引人到罪惡的。

他自己，也是如此，自奉非常的簡朴，屏棄一切紅塵裏的娛樂。他和他的妻，那

位美麗的拉西爾，就是苛爾白·薩巴的聰明而有學問的女兒，愛情很深；但是因爲要完全獻身給士拉，他竟和這可愛的心愛人分居，守奉禁慾主義。

他這辦法，自苦之至。他非常想念他的妻，而且他正是年紀青青的一個人。因爲不要示弱，而且要切實維持這分居和純潔的修行生活，他對自己發下願心，不等到有了一萬二千個門徒，誓不回家與妻同居。他起這誓，因爲他常說一個誓是一堵牆，圍住了神聖的修行生活的。這句話他大概一定要遵守的，因此他和他妻的分居也就有了切實的保證。

但是，他這勇敢行爲，倒成爲他對於此外一切人都不寬恕的原由。他能做到的，必定要人人也能做到。他竟要求人人都嚴格的滌除一切肉慾，他厲聲怒言責斥那些心裏想念婦女的人們。

於是那些弱者——那些按捺不住情慾而犯了肉慾罪的人們——都這樣

的議論阿契巴道：

「僅僅乎因爲他能够離開他的妻，還算不得是他不受女色誘惑的證據。如果魔鬼撒但化爲裸體女子走近他，包管他立刻被色慾的火包圍，像中了敵人的伏兵一般，而且立刻奪了他的自持能力，竟像賊在夜間偷人的東西一般呢。」

他們並且在禱告話裏添上一段請願，請求上帝引這位拉比到這樣的誘惑。他們自作自受，上帝已經聽得他們的禱告了。

拉比阿契巴既離開老婆，也就離開伊所住的城。他這樣辦，並非全爲個人的緣故，並非怕自己因爲和老婆住得尙近而動心，實在倒是爲了伊的緣故，因爲恐怕住得太近了伊的心要把不定。而且因要免得他的妻——女人的毅力總是差些的——跟尋到他新居的地方，他所以無論何處都不住長久，只是從此城旅行到彼城，從這地旅行到那地。

他遊行的途中，立刻到一個地方，這地方流行着許多奇異的風俗，這些奇異的風俗中有一樁，就是要叫幾個女子陪伴尊貴的外方來客睡覺。

湊巧這地方的長官曉得阿契巴已經到，而且曉得這位客人是個非常的人，所以他當夜就派了兩個美麗的青年姑娘來，他治下最美麗的兩個和一切女子一樣的脾氣，這兩個美人各自刻意修飾，互相爭妍鬪媚。他們倆都沐浴；都用了奇香，使他們那迷人的少年身體更能引人著迷；他們打扮得和結婚夕的新嫁娘一般的嬌豔。於是他們到拉比阿契巴處，都袒露着放光的胸脯，在他們的櫻脣上堆露着招人的微笑，他們的星眸裏射出情慾的淫蕩的火。

他們早知道去見的是一個極高貴的貴客，卻不知道這位貴客又是一個身材雄偉面龐俊俏的美丈夫。當他們見了他的面，不由得慾火的焰更加高了，各人想把自己最高妙的勾魂手段獻出來。

「來到我這裡，」這一個說。

「來到我這裡，」那一個招呼。

他們就走到他面前，把半裸的身體偎傍着他，各人自誇自己的身段怎樣俏，風流，能供給怎樣的歡樂。

「我渾身猶如滿月一樣的白。」

「可是我的身體又有朝日一般的紅。」

「在我的擁抱裏，你會覺得像睡在溫暖的絨毛裏一樣的柔軟。」

「可是在我懷裏，你會覺得像新剪的乳羊羊毛那樣的軟而暖。」

「我嘴唇和你啞呷，就像飲了達曼克斯的酒。」

「可是我的嘴唇像熟透了的葡萄菓。」

他們這樣繼續說下去，——說他們的乳峯怎樣高，他們的皮膚像絲絨一般

的柔滑，他們的腿可愛到叫人魂銷，他們的柔情像酒一般醉人。一個纏繞他，用她的黑髮；那一個的棕色鬚髮也照樣的勾搭他。時間過去愈多，他們的慾火更旺到按不住了；他們的裸體像蛇一般來糾纏，輾轉，佞熨。

「來，拿了我去罷！」一個哀求。

「來，拿了我去罷！」那一個喘息着說。

但是拉比阿契巴坐在他們中間——不睬。他坐在他們中間不睬，一個全夜，不朝這個看，也不朝那個看；他簡直不想把「土拉」的思想來檢點自己的心，因為他不願把「土拉」擱在這兩個裸體女子的前面。他只是味的提起嫌惡的感情，在心中作起強有力的抵抗來。

於是他這樣坐着而且不睬——更憤激了，更躁急不耐煩了，胸中一陣一陣的作惡，越發憎惡起來。但是，後來到底他變成氣平心靜，不介意似的，冰一般冷了。

起初這兩個女人看着他驚訝。爲什麼他這樣動氣？爲什麼他不接觸他們？他是個傻子麼？他是發昏了麼？難道他們還不算得美麗麼？還不算得年青麼？還不算得風騷麼？

他們質問他；他給他們個不回答。後來他們打算離開他了；但他們回頭再看他時，見他是多少俊俏呵。而且再注視他的眼睛，分明見他眼中射出智慧的光。於是他們忘記了他的可怪態度，忘記了他的不斷的憎恨，把他們的裸身，他們一腔的火，投到他身上，他們懇請，他們要求，他們宛轉呻吟，他們迷迷惘惘的叫喊着。

「和我去！」

「和我去！」

全夜都是這樣的過了去。早晨時，疲倦而且智能用盡了，他們回去見那個長官，對他訴說阿契巴的不好。他們失望的喊道：『再叫我去伺候那個人，情願死哩！』

長官差人請拉比阿契巴來，問他。

「你爲什麼不拿丈夫對女子應該做的態度對付我派到你處的女子？難道他們不美麗麼？他們不是人，和你一樣的麼？難道他，造出你來的上帝，不會把他們造成和你一樣的麼？」

如果拉比阿契巴回答說，和他們過夜時若行了男女的穢事他是要犯天罪的，那就一定要觸怒這位長官了。這豈不是他的一番敬客的禮意倒成了引人犯罪的麼？他的敬客的禮節豈是誘人到罪惡的嗎？

拉比阿契巴的聰明立刻見到了這一層，所以他裝作完全不知情的神氣回答道：「你想，我有什麼法子？他們未到我處時，一定先已吃過什麼不乾淨的東西，所以他們身上放出來的氣味是那樣的腥羶臭穢。」

於是拉比阿契巴急急的離開這待客風俗奇怪的地方，心裏快快活活，因爲

他已經尅勝最大的誘惑了，——而且充滿了對於上帝的感謝，因為上帝把如此可驚的毅力給了他的心。

此時他的門徒已經滿了一萬二千，而那堵無形的牆，分離他和他妻的，因此也就撤去，所以他回去見伊了。當他走到自家門首時，他聽得一個不認識的婦人對他妻說話的聲音：「你丈夫收了一萬二千門徒回來時你歡喜麼？」

「我一定更加歡喜，」他妻回答，「如果他收了二萬四千的門徒回來。」

於是拉比阿契巴就不開門進去，也不見他的妻了。他第二次起誓離開他的妻，再在自己周圍立起一堵新牆來，他發誓，非得有了二萬四千的門徒，決不近他妻的身體。於是他再出去，游行各處城市，傳布上帝的話，招收門徒。

從這時起，他對於宗教的要求，比先前更加嚴厲了，而他的責罰也變做更加凶酷了。一個人，像他那樣曾經尅勝過這樣的大誘惑的，自然有充分的權利可以

要求別人也做同樣的自克，有同樣的堅強意志，所以他常常斥罵譏笑一切犯了好色毛病的人們。

他竟忘卻那句格言：「不到死日，切莫自信。」而上天的神也要說，他應該被提醒想到這句格言呢。

一日，他的行程，經過了樹林與田野，引到一個美麗的處所。這天的天氣又是出奇的。那太陽，懸在天的正中，並不灼熱，卻暖融融的如笑的醉人心神，瀉下歡樂來，到全個地面上，到樹林和田野，到樹間和草上。一切的鳥獸、昆蟲，都和太陽一齊笑而唱着。拉比阿契巴飽受了這大歡樂，竟忘了方出於口而經過心上的「土拉」的章句，不能把他的視線引離這周繞着他的陽光的輝眩了。

忽然的他覺得像有人推他向後退。但是並沒有人。這只是他自己的血罷了，

他覺得像有人推他的，只是他自己的心的跳動罷了。

莫非他的眼騙他麼？他特意的睜大了眼，再一看。

不是呀。他的眼看的明明白白。一個出奇美麗的裸露女郎在一枝棕樹的頂巔。

他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但是那女郎明明下盼着他，這樣引誘意的向他微笑，露出寶珠般白的牙齒刺激他到神昏心亂。

伊是這樣的美麗而感人，使太陽忘其運行，他（太陽）停止在伊——這明星——的面前，將伊的裸露的身體包裹在他的光線裏，映成紅玫瑰的豔色，注入紅的酒在伊的血管。

拉比阿契巴也停止他的行程，站在那里不能移動一步，不能把他自己從這眩目的幻相前扯開。他的心突突的跳，他的身體燒也似的熱，他的喉頭變成乾燥。

他目瞪口呆的站着，不知道怎樣說出了一句：『你是什麼人？』

而這樹上的幻相向下對他引誘意的一笑。

『你上來，我就告訴你。』

『你在上面做什麼？』

『你上來就知道了。』

『你是採棕實麼？』

『我要那些東西幹什麼？我喂自己喂別人都用我的美色。你要上來嘗一嘗麼？』

『爲什麼你精赤着身體？』

『爲的是要叫太陽光在我身上享樂，還有那風，那山，那泉，那天，和上帝。』

『你怎麼躺在上面的？』

「我這里有樹枝和樹葉做成的牀——一個溫軟的牀，容我自己和我所招來享樂我的人。我的牀是溫軟而芬芳的，——但我的身體更溫軟更芬芳。你不想來捫一捫麼？」

完全忘了他自己，充滿了單純的緊張的欲念，拉比阿契巴走過來，極近那枝樹，幾乎喘氣不轉的問道：「我怎樣到你身邊？」

這耀眼的幻相發出了一聲魔力的笑。

「啊，你不是小孩子過來的麼？你小時看見一個誘人的蘋果在樹枝間向你點頭，你怎麼辦了？你那時脫了你的衣服，使你愈輕愈好，然後爬上樹去取這美麗的熟透的果子。我不及那果子麼？你不值得爬上來麼？還是你如今老了。骨頭變硬了，爬過了你的年紀和精力麼？脫下你的衣服；無論如何，你到了上面，衣服是用不着的。使你身體輕些，用出你如今蘇生的青年之力，爬上來到我……」

被迷惑而且狂亂了，躁急鞭策着他，能怎樣快就怎樣快的就脫了衣服，拉比阿契巴抱住了棕樹幹，開始向上爬。他的精赤着的手和腳勾住了粗糙的樹皮，他的燃燒着的眼向上射住了伊，吸飲伊的美色，吮伊血管裏的熱血。他也不顧他的皮膚被樹幹的糙皮擦破而且流血染遍了全身。他向上爬，高一些，更高一些了。

而伊的魔力的眼拉他上去像是一根繩，伊的迷魂的聲浪是他的嚮導。那是從伊的真珠般的齒的縫裏滲出來，像酒一般，剗奪了人的知覺。

「來呀！來——呀！來——呀！」

但是，當他爬到棕樹的半身，忽然他回到他自己了。這好像是一陣冷風，冰也似的浸溼了他，而且從他眼前吹去了一些什麼東西，使他自見他自己地位的完全可笑與無價值。他，出名的教師，在猶太人中間教人而且評騭人的，現在卻精赤着身子，爬一枝高樹，爲慾火所馳所脅！他忿然一放手，就把自己從樹上擲了下來，

滾成了一堆，蹲在樹腳下，不禁放聲痛哭起來了。

在他上面，一個惡意的挖苦的聲音說：

「可不是天上已經注定，你和你的「土拉」應得被保護麼，而今你的生命連一根稻草都不值。」

拉比阿契巴更加苦苦的哭泣，自捶胸脯，並且自打着頭。

他穿好衣服，繼續他的旅行了。太陽不像先前那樣的光耀：天和地都遮了一層灰色的霧，而且四周景物的笑與歌聲也都停止了。或者這不過是他一個人看出來如此，因為他的心正在苦痛而他的靈魂正在憂悔；他不向左看，亦不向右看，他的耳朵竟然不聽得外界的一切。

他覺得羞愧而卑賤。而且他方想到從此以後他不能譏笑那些做下淫罪的人們了。

現在他方知道人的脆弱，而且人生路上四布的危險是怎樣的衆多呵，於是他的嘴唇苦澀地自說道：『住在下界的我們只是待保釋的囚犯罷了，一個「破戒」的網罩在一切的生存上面。』

——希真譯

右一篇從賓斯奇短篇集誘惑內譯出。美國 I. Goldberg 說：『賓斯奇作品的主题都是「人的靈魂」的問題，——並不是那些文學符咒者的象徵而神祕的無結果的問題——卻是那內潛的主力，常常引導行動或使行動惰性的繼續着的。賓斯奇要透入人類動機的秘密。這是他應歸入心理描寫的寫實派作家裏的理由了。他描寫外面生活與內在生活都很忠實。

『賓斯奇的作品顯然有三個主要段落。一是他的無產階級的態度的著作；大都描寫猶太工人的生活，如劇本裏的 Isaac Sheffel 和短篇小說

德拉布金。二是他的改作聖經中故事的作品，如劇本中啞的米西亞，小說中的別洛麗亞。三是兩性問題的作品，如劇本中的鐵匠約伯，小說中的覺醒與黑貓等。」

以上都見 Goldberg 譯誘惑集上的叙言，我因為他很關重要，特譯了這一節。

暴風雨裏

這篇是誘惑 (Temptations) 集裏最末了一篇，原名 In the Storm。也是全集中最短的一篇。但描寫的工夫極高；更帶着濃重的猶太文學的特別色彩，可惜我的譯文惡劣，且又是從英文轉譯的，怕不能把他的好處如量傳達出來；這是要向原作者和讀者告罪的。

一九二三年，聖誕節後一日。

一個誠虔信道的婦人，把這個告訴我，像是給一般犯罪的人；一切年輕人；當今一切人們的一個警告。

烏黑的雲湧來，把乾淨的天空給玷污了。密佈了一天黑沉沉的要颶風暴的

雲彩。開先還在老遠的森林那一邊，但不一刻這鄉村就滿天黑下來了，一陣狂烈的風掃來，空中的雲氣，在風的鞭撻、憤怒、兇惡的恫嚇之下，走的飛快。這風——颶風——極盡他嚇人的本事猖獗着；將塵土捲起，高與雲齊。屋頂刮跑了。樹木也連根拔起。

恐怖降落這鄉村上了。明明朗的好天氣，突然變成夜間。這般景象，倒也適合於懺悔的安息日。（The Sabbath）贖罪日前的安息日……可怕的黑暗，那慘酷難堪的光景，像誠虔奉道的猶太人的心一般樣。

人們都縮在家裏不露頭。窗戶關得牢牢的；門都上鎖，悔悟的猶太人的真誠的顏面，變的益發真誠了。天譴在旁；懺悔的安息日的低下心氣，益發低下了。誦讚美詩的悲哀的聲音，變的更沈痛，更傷心了。

陰霾的天色，一刻刻的黑暗。這時年老的齊芮，從讚美詩上抬起她的眼睛來，

自眼鏡裏望到街上；口裏喊“Au-hui”心裏直是抖。揚聲歎息。

她坐着向外面凝視了一會子，把頭直是搖；她的全靈魂填滿了上帝的全知全能。

天上一點光亮樣子都沒有，雲氣過來過去無休止的游動。那風怒吼着，所過的地方旋起多高多厚的塵土。

她不復誦讚美詩了。把眼鏡取下來，放在她多厚的婦女祈禱書書頁當中。從座間起來，走到她女兒房裏。

「你瞧是怎的……」她沒有把話說完。她的女兒不在那里。

老太婆在房裏細細的查看，對廚房裏望了望，復又回頭看房間裏。她女兒的帽子，已不在那地位。抖另另的手將壁廚打開，毛衫子已不見了！

走了！她並且知照過她女兒的，講是今天不好到外邊去；——在懺悔的安息

日，至不如也得守在家裏，不要跑到那「背教的人」那里去。她先前的學生。

她的上年歲的容貌，變的和外邊天色一般樣慘黯。她心裏暴風雨也似刻加一刻的憤怒。她在房裏四處張望，好像找氣出；——打人；打東西。

「唉！她不做我的女兒了也好！」擺脫了胸中的惱怒舉手向天。

她不因為在這莊嚴的安息日咒詛而生恐懼。在這個時分，她能夠咒詛。並可以喧叫極苛刻的言辭。她現在可以揪她的頭髮，狠狠的掌她的臉。

她突然的扔一塊圍巾在頭上，匆匆從家裏出去。

她一心要把他們兩個追尋着了。並且要看看他們倆作惡的結果。

一道閃電，將雲氣衝開；接着就是回應的雷聲。這時候電光一來一往閃掣着不歇；雷聲也接二連三砰訇不止。電掣的一發比一發眩人眼目。雷打的一發比一發聲音大。

一鄉人民的恐怖更加大了。在懺悔的安息日打雷是很對的；況且是這樣妖魔鬼怪的風氣！大衆的心一齊震動。大衆的靈魂，一齊出去祈禱。

老齊芮不管怎麼也留心不到這些個。那風刮起灰塵，把她的眼睛睜住了。圍巾也吹掉了。衣服角盡都掀起。頭上假髮，吹的稀亂。她只顧往前跑，什麼都忘記了。一切都聽不見，也看不見。心裏又氣又惱，直接瘋狂了。好像什麼東西推着他往前跑。眼睛已氣昏了。看見面前全是黑的。

她的小細的形狀，越發變小了。她大踏着步向前走，簡直兩步當一步；倉忙急迫的，氣都不吐；巴不得比風還要行得快些。那風落在她後面，一追上她時，祇是催趕她往前走，她也就把脚步放快。她的眼睛沒有到處觀望，沒有留神她一路跑過的後面，人家從那關得緊緊的窗戶裏，驚奇的樣子，在偷看她。她什麼也沒有看見，也沒有聽着。她四肢百骸都淹沒在疾風暴雨裏。她所思念的是咒詛，可怕的咒詛；

要人性命的咒詛；不是口頭上，在她的全靈魂裏。在她心裏面喊叫着；雷鳴着；——自漆黑的怒雲裏引出來的雷。

她一陣風也似闖進那「背教人」的家裏。砰的一聲，老大的聲音，把門打開。關的聲音更大。一屋子裏的人，見她猛然闖入，嚇的發抖；都跳了站起來了。她翻着兇橫的，敵視的眼睛，斜瞥着他們。直往房間裏衝，從這間衝到那間；又從那一間，衝到第三間；房間一開一閉，砰砰訶的響着；帶着雷霆的怒，恰像賭賽一樣，看看那一下把門上那方玻璃，和窗戶震得響些。一個小孩子受了嚇，叫起來了。她間間房跑到，但是那人和她的女兒都不見。那末，她飛轉身來，走到出入口，歇了歇，她翻着眼睛向天。舉起兩手向上帝。

「這屋子教火燒了去倒好！」自她口裏說出一種啞喉嚨。

於是她去了，拉開那臨街的大門，聽他敞放着。這一家子人，盡都目瞪口呆對

她望着；恰像真是那暴風雨衝進家裏來了的一樣。露出亮來如醉如癡的衆人，口張着攏不上。露出雲彩來下着直倒的雨，雜着冰雹。那風暴沸騰的像一隻大釜。

這個沸騰的風暴，不管怎樣在老齊芮的胸中猖獗着，她心裏有東西猛烈的騷動，她不復覺得脚下踐着地，那大水把她浸的透而又透了。但這個那能夠按捺得住她，徒增加她蠻悍的心氣罷了。

她一家一家跑了去找，凡是她女兒和那「背教的人」常到的地方。她一處都不停留；一聲不作；闖進去就飛跑出來，像閃電一般。把人家一家人驚訝的張着嘴望着。

教她找着他們！那怕他們藏到地籠裏去。再講老齊芮咒罵了沒歇嘴。當她自最末一家跑出來的時候，略歇息了一會。現在上那兒去？

她轉身向家，心裏默着她的女兒，此刻在家裏了。她嘴裏噤咕噤咕的惡咒。心

裏憤激，達到極點。似覺得這大空中裝滿了她的喊叫，咒罵和禱訴。

一路上刮着狂烈的風掣着閃閃的電光又轟轟叫的雷聲。她衝到家裏。她的女兒不在家。

她歪倒椅子上，號淘大哭。這時忽聞可怖的雷聲，內中有一個霹靂，殃害幅圓極廣大的地方。老天似乎要把酷熱的夏天剩下給她的，所有殘餘的精力震掉去。這鄉村的居民陷入恐怖的境中。他們四轉望望，然後冒險，向外面瞟瞟，可沒有遭什麼災殃？悔過的人們，深深的隱藏着他們的臉，比平常伏在祈禱書上，還要隱藏得深些。聲音抖動也比往常祈禱時利害。

齊芮不問怎樣，她宛若沒聽見雷聲。繼續着哭她的。哭的十分傷心。這當兒從她喉嚨裏，發出一聲狂喊，轟如雷鳴：

「她死在外邊也好！有人來報她的死信也好！咳！天哪！」

雲裏回應霹靂一聲巨雷，那風呼呼叫的颯着。

她斗然站起身，跑了出去，像先頭一樣。那風一路伴着她，一會兒打後面把她朝前推；一會兒在前面跑着，像一個忠順的狗。道兒上，任什麼遇見就抓就打。揚起大路上灰土，和土從那依舊漆黑的雲端裏，落下來的濃密的雨點，以及從她火熱的眼睛裏，流出來的滾熱的淚珠。

她向這村莊對過那條大道上跑去。那些人們，一定出來在道兒上散步了，時常見他們在那里。她會在路上撞見他們；要不就在大樹林旁邊『耀奈旅館』裏。

來到箭太街，最末的一個村集。大院裏的狗，聽見她的腳步，在濘泥的道上飛跑着。有的在門背後吠起來了，他也曉得躲懶不肯冒雨出來，其餘的狗，卻不那樣懶惰，從門底下爬出來，一陣狂吠。她不聞不見只對遠方大路上的瞄着，畢直往前跑。

一個狗抓了她透溼的多重的衣服角。她也不在意，拖了那狗，走了一程路。那狗跟在大雨地裏，一直到跑乏了，他才放了。他又停思了片刻，想抓她旁的地方。但立時狺狺嗥嗥叫了一陣，就轉回他大院裏去了。

大路上風刮的益發利害。那雷從隣近樹林傳千萬聲回音的應聲到這裏。齊芮祇是畢直向前面望着，從昏暗的潮溼的氣壓裏，一直望到老前邊。

路上鋪滿着一堆一堆的樹枒樹枝，都是被閃電掃掉的。也有少數的樹木，倒在前面，連根拔起，並且焦黑如炭。

「老天爺長眼他們也要教雷打成這樣罷！」她嘴裏噤咕噤咕的說。

她因內心的狂叫，不禁聲嘶力竭，提不起氣來了。如今她發見了一個明確的形像了，她一切咒的罵的。雷打過那邊去從她手裏把這個強奪了去了。那末她跑上前，上前……

但是這里這個是什麼？

在她面前幾步路，躺了兩個人；一個男子，和一個婦人。都是歪臉，身子七彎八扭的擺在地下。兩人的面貌，黑如泥土。眼睛都翻轉過去了。被電打的兩個死屍。

又是一道明晃晃的閃光過去，接着一陣把人耳朵都要炸聾的霹靂。

她認得她的女兒。認得她的衣服，比認得她黑炭般的面貌更真。認得她全體形姿，比認得她那睜着嚇壞人的白眼珠更真。

女孩子的手腕，放在那年輕男子的身下。那少年手裏拿的撐開的傘，傘衣已經燒了去。

老嫗真個火上加油；眼睛裏也閃光直掣五內如焚；預備要喧咒了。她想喧叫頂惡的言語——就是講死的女姑娘的報應。想加她一些頂惡頂下賤的名號。

突然間，面前一齊黑了。彷彿像鎔化的鉛水，澆到頭上。困憊和顫動向她身上

襲來。她的衣服被雨浸透了，像從水裏撈出來的人一樣。她的眼睛昏過去了。

那雷，閃電，和呼呼叫的風，復又發作了。

但是這老媪心中，完全寂靜了；昏暗了；死了。她跪倒她女兒屍前，伸着她抖動不歇的手膀子，搭在死屍上；一種不明亮的火焰，在她眼睛上晃動。她渾身發抖。牙齒也直打顫。喘着無音調的啞嗓子：

「我的鍾愛的女兒亨萊，我鍾愛的！」

——陳蝦譯

一個餓人的故事

伊瑟一連兩天沒有東西到嘴了。換句話說，他挨了兩天餓了。到得第三天，他拿了三個黃銅紐子，騙了在他住的大院裏讀書的希伯來小學學生一頓點心——兩塊小牛油餅——他餓饞饞的，吞下肚去。於是他動了氣了。兩塊餅子，在他真是一口東西。但他至少提起一點氣力來，曉得生氣。並且引起他做壞事的衝動。這個願心一起，手指頭兒癢爬爬的起來。開首第一下，對準「薩西克」惡厲厲的一腳踢去。這小狗乃是他的女居停飼養的。她愛這狗，比愛她自己子女還要加甚。「薩西克」帶痛一驚叫喊着逃走了。伊瑟意猶未足；他在地下掇起一塊石頭，用盡他平生氣力，追着狗後邊打去。可是無論如何，這塊石頭也沒打着那狗；卻打到西門鏗律師家門上去了。很響的一聲回音。伊瑟覺得痛快。緣他初不願慮這石頭要打

在西門鏗律師，或律師夫人的頭上。

但是這些作爲，並沒有稍平他的飢火；也沒有使他滾油般的心胸，平靜一點。他總是忿益加忿；因爲他覺得這些都不過是些須小事，並沒有對於他們做出什麼事來。他走出門外來，向街上街下瞟了瞟。覺得他是過路的那些人們的仇敵。尤其是那些坐車的人們的仇敵。他用極苛刻的話，咒詛他們；在自己手裏加他們一切酷刑，那是滿痛快的。

另又一個小學生，走近門邊來。他身上裹着極大圍巾。穿了一雙大人的鞋子。兩隻手藏在圍巾裏，大概因爲用不着他；或者因爲太冷。他也不用手抹抹鼻子，鼻涕直流到嘴。

他的袋裏露着麵包皮。伊瑟見了，垂涎不過。但是這窮孩子的顏色不許他動。他任怎麼尋來自解的方法，卻不由的要動怒，反對這孩子；正和他反對全世界是

一樣。那末，他便該給他狠狠的一腳，像方纔對待「薩西克」一樣了。他把那孩子鼻子擰了一下，對他頭上打了一掌，氣忿忿的道：「司羅比這個要上你的嘴。」那孩子吃嚇，將手抱着臉就跑。一會兒復又回轉身來，對着他料想不到的敵人瞅着。開口狂嚷道：「混賬的伊瑟伊瑟！這個壞東西！」嚷過跑進門，看不見了。伊瑟也不去理會。

他靠門站着。自己也不明白是怎麼的。總之他困憊極了，怒氣和疲乏；那兩塊餅子纔提起他一點精神來的。食物！食物！他睜眼看着眼前那塊麵包，在那窮孩子的破袋裏，伸手就可拿來，但可惜他沒有拿了去。一大整塊的麵包——

他越發呆鈍鈍的，緊貼着門站着。並不記得剛纔有過些什麼事；爲的什麼？也不知道站在那裏究竟怎樣結局。寒氣愈加凜烈；不過伊瑟沒有覺着，緣他正在氣忿頭上，並沒有注意到此。再者他也沒有躲避的場子。那邊高頭，他住的樓頂小閣

裏面，更加冷的利害呢。況且那里又一個人沒有，無從發洩他的憤懣。

他站在那兒出神；並不能夠用思想了。少時，他方確實明白，自己在盛怒之下。他似乎今天定要做一點巧妙的破壞的事。關於炸藥，他一樣不曉得的。要麼他不斷的要想到炸彈上面去。並且要摹想全城、全國、全世界被他毀成齏粉。但他並未籌念到一個一定的計畫。所確定不移的，乃是要充量做些破壞的事。他心裏覺得是這樣。

兩個勞動者，打他面前經過；互敍以獵為活的話。忽地一念，打他頭腦裏閃過；就是假令那些雇主們走到窮途末路了；那末，他也不用去尋找工作做了。同時他覺得他的求謀，一切都是徒然。他明了今天是無工作的了。和昨天彷彿。和前天大前天，他找事以來整二十七天，天天一樣。

在他明亮管事的眼睛，他能夠瞧見「明日。」——一個難過的愁雲不展的

日子。在那一日，他又要因挨餓而暈倒。但是他未嘗留意想到明日。所思索的只在「今天」……今天，他非成就一件什麼事不可。如此，他方曉得明天該是怎樣；後天以及將來，又該是怎樣。因此他仍逗留着這裏，靠門站着。暗淡疲勞的眼上，灰白的嘴唇上，浮着冷酷的微笑，朝街上望着。腦子裏，一點思想的痕跡不留。他這時也就歇了不咒罵了。

突然間，他強拽自己的身子，離開大門，舉步走了。也沒有留意是往那里。神思恍惚，自己也莫明其妙。邁着步子向前走，並不知道自己身子在走動。他的雙腳好比木頭一般，勉強將他擎起。一會兒工夫，他醒悟了，他剛纔是在大門口；並且在街上徘徊的。這時光他似乎想起，自己本想要決心散步一回兒的；不過當起這個念頭的時候，立刻又岔忘了。在此刻他稍爲運動運動也是好的。他的脚非暖一暖不可。但他覺得脚的困苦還在次，那澈骨的寒冷，纔教難堪。

他慢慢的，小心謹慎的，安安靜靜的往前走。他走的這條街，一頭直抵市場；一頭到地方公園，他並不在意自己是向那頭走，其實他邁步就到市場了。很清脆的，很明朗的市聲，起於左近。這時他辨清了。他兩只腳把他帶來的方向。他又似覺先前確乎是想到此地；並且決心要來此地的。這地方正是他實行報復計畫的唯一場所。於是他在台砌上住了腳。

這個大市場地面，人聲鼎沸；更兼許多許多的人們在那里演手式，嘈雜得不堪。大氣傳播那千人嘈雜的回音；不幸的窮人的失望聲；享福的富人的無二樣的豬哼；經濟窘迫的粗鄙的嗟歎聲；——混雜在一起，盤旋於衆人頭頂上；把那些不熟習的看熱鬧人的耳朵，都轟聾了。伊瑟周圍各是各樣的人，走路的、倉忙急迫的、神氣的、奔跑的，有的挾着一包一卷的東西；有的沒有。所有過來過去的人，差不多都要在他身邊撞一下；撞一下；但他安安靜靜的，站在那里不動。他想起了，這個辦

法倒不錯。——祇這樣已是害人丁。可不是咧，他決計繼續站在這里，妨礙一切的行人！他的眼睛，總朝路口那塊地方瞟着，好像要在那里尋個什麼事出氣。那些在麵包店在銀行櫃臺裏面灑然閑坐的人，滿身銅臭氣。那末他細細的想道，假使我攫取一小包鈔票去，該是怎樣？——

一個挑夫肩上荷着一個大箱子，對着他身上一撞，幾乎把他撞倒。他覺着背心上一陣奇痛。一會兒蘇轉氣來。氣的滿臉通紅。

「你這混賬東西！你的眼睛，長在那里？」

那挑夫嘴裏也噤咕噤咕的不知道講些什麼，仍舊走他的路。老重的脚步，一步步走去。

伊瑟不拘怎的總覺得痛。摸摸他的背心。

「我連你這箱子都給汗埋掉。把你那一塊塊的畜生化肉！」

那挑夫從箱子下面伸了頸子，回頭向叫喊的人看着。伊瑟的容貌，由這個勞動者生出一點可佩服的模樣。挑夫站立了一會工夫，藐視的樣子向他的對手望着。

「歇了你的嘴，要不然，我可要把東西放下，和你較量較量看。那末，你可要永世做啞巴了。我要教你看看什麼叫做畜生化肉。你這惡狗！」挑夫一路走着一路咒罵。伊瑟口裏噤咕噤咕的略咒詛了幾句，掉過頭去了。聽見背後惡厲厲的聲音喊道：

「你豎在這裡幹什麼？攔路站着。」

他回轉一望，見店老板嘉布郎站在他店門口，對他虎視着。他拿很粗魯的話回道：

「你亂吠些什麼來？」

嘉布郎發起火來了，「我馬上教你領教我吠的什麼來。」跟着就差相幫去喊警察。那相幫打伊瑟身邊跑過的時候，一副殘害人的眼色，嘲罵道：「你等一等！馬上你有一頓好棍子吃！」伊瑟氣忿頭上，不肯走開。要把性命和衆人拼了！

且說他開先心裏想的什麼來？他的眼睛復又向路口兒來往的蹓着。且對着衆人臉上瞅着。好像他意中還想喚轉先前的念頭。他看見那相幫隨着警察轉來的時候，漠不關心的，把頭掉轉一邊。

「你站在這兒幹什麼？走開，你去罷！」保衛秩序的人發了這樣的命令。

伊瑟徐徐的四轉一望。「難道這場子是那一個的私地嗎？」

「走開！我告訴你！」

伊瑟轉回原先的位置。

「滾開去！」警官這時兇橫的樣子，把腰刀舉起來了。

伊瑟心想定不答應挪動的。但是他的脚不由的要挪動了。服從警察，是人們的天性。

他離開此地，轉回他那條街上去了，兩條腿好難行動。也不回顧那警官。

他已經凍得透了。兩條腿好像不是他的一樣。當他走近他屋子大門的時候，心裏覺得能躺一會兒，怪舒服呢。這樣的回來他覺得很違反他的本意。他本當留在那街上不走的，爲的是他氣憤填膺，總該有個什麼報復的舉動，出出這口氣。但是他的多重的冰凍的手脚，要趕着他往他的屋頂樓閣裏去。那樓閣裏是奇冷逼人；凜烈的寒風，長呼怒嘯。在閣子的下面，卻沒有那大的風聲。彷彿他的脚會曉得，他要去把所有的舊破衣服找出，將手脚到處一齊裹包起來；他由着他的脚向前走。到樓閣那邊的路當中，不知是誰把提桶弄翻了，潑了一地水。又一隻貓兒跌倒橫臥着那里。他們又把門開放着那里。一推那門時，拖着什麼軟的物件。這軟的

物件倒下了；一脚麥過一大堆襪襪敗絮，裏面露出一個黃皮瓜瘦一臉縐紋的老婆子。「唔——唔——唔！」老婆子嗚咽起來了。失望的樣子，在襪襪敗絮裏，摺他的衣服。這是他寓處的又聾又啞的女居停。

伊瑟沒去理會他，他的腳已經上了牀了。他睡了好一會工夫，他兩隻腳滑落牀下的時候，天色已經黑了。比時就想起了，他嘔了氣的。於是他覺得怒火直往上冲。但是他疲乏了，一點氣力沒有了；實在萎頓到無以復加了；寧可永遠躺在那里，決不起來。瞥來一念，念到「一片麵包」上去！他睜眼望着那一排一排樣事齊備的人家，無數的廚房；幾多堆的一塊一塊的麵包。可是他仍舊躺在那兒。因為他不知道——無從知道，怎樣可以得到手。隨後忽然計上心頭，「取之於那又聾又啞的老婆子罷！」

他從那三條腿的牀爬起來，走到女居停的室裏去了。那襪襪的老婆子，對桌

子坐着。面前擺一個沒有置子的小夜燈。正在那里喫那鉢裏水和着的擘碎的硬麵包。他走近這襤褸的婆子，打手式表示他餓極了；想一片麵包。她把鉢更捉的緊緊的，兇狠的樣子，嚷起來了。意思是她自己還沒有喫飽；而且她也不存心將東西給他。隨便從那上面說，方纔他推門打她，將她跌倒了。再者他自來行爲，都不合理。應付的錢又不付。已往兩個月以來，沒有付過一半房錢。

伊瑟很了解她的意思，向她瞅着，好像是在考量怎樣的進行。好個無心肝的伊瑟！他從她手裏奪那個鉢，把手插到鉢裏，拖了一片麵包，塞在口裏。老婆子的模樣，要不依他；可怕的样子，哭着；嚷着；那個鉢打她面前拖了去了。伊瑟把鉢端得高高的，使她設不着。他繼續着嚼那麵包；這頭一口，就提起他的精神來了；喫的更快，直往下嚥，差不多都沒有細嚼。那老婆子拼死命的哀號，拖住伊瑟的手腕。伊瑟將她推開去，她一交跌了跪下了；抱着伊瑟的腿，兇猛的抱住不放。鼻子裏喘氣如牛，

牙齒正面落成光板了，用牙齦對着腿上咬。伊瑟用腿膝將她推倒地板上，坐在她的身上；她一會兒便不能夠動彈了。那末，他可以安安穩穩的喫了。他把手指插到鉢裏去，任什麼也沒得。氣的幾乎要發狂。心裏突突的跳躍；眼睛裏火星直冒；他非得做件什麼事不可。他跳將起來，兇橫的樣子，大聲嚷着：「再拿麵包來，老婆子！」

他用脚推她。把鉢裏水朝她頭上澆下。起身來找麵包。他什麼也沒有見着。那裏任什麼沒有。他仍舊去搜尋，無論怎的搜，也搜不出一點東西。他把舊的大箱子端起一倒，抖出些鋪蓋來；把僅有的一張椅子，給打毀了。他怒不可遏，糊裏糊塗不知事象了。老婆子不依他，把他向門口扯，叫喊的害怕人。他極力掙扎，推開她去。老婆子的頭，碰到高處爐竈上去了。她發出古怪的痛楚聲。她一陣呻吟，把他弄清醒了。嚇得不敢吐氣，邁步到她面前。她還活着不呢？龍鍾的女居停，站起身來了。伊瑟這時呼吸越發自在。於是急忙跑出這室。

他已經疲乏了，但精神還在興奮着。巴不得哭一頓。——痛哭一頓。他極其羞愧和又聾又啞的女居停爭鬪。既搶了她的苦巴巴的晚餐；又幾乎打殺了她。而且肚裏飢餓比先前還要利害。

「滾——滾！」他把兩個拳頭捺到嘴裏，對着緊咬。苦痛愈劇烈。他仍舊抱着拳頭，咬了沒歇。意思要激發他的良知。

門開了，老婆子出來了。一道長狹的光亮，照在漆黑的脚上。伊瑟肩上，映着亮光，像一片灰的東西。但是老婆子，並沒有看見他。老婆子望空趕着一陣怒嘍，比受什麼大災難還要痛心。伊瑟身上發抖；手也不咬了；一動不動，屏息以待。女居停回轉她的房間，將門鎖上了。

「門鎖上了！」伊瑟也比時就覺着了。他的頭有些燒熱上來。且自尋思方纔要幹什麼來。但他瞧瞧面前什麼目的物也沒有。他受了一種衝動，將門一頓攆進

了房跑到牀上躺下了。他已把拳頭搏成球形。但他把門推上之後有很大的一聲回音。他復從跑下樓梯。在他恰下樓底時候，可問問他自己「怎的來的那響聲？」

這時候雪正下着。強烈的風，呼嘯個不住。寒氣直刺伊瑟的骨髓。他身上抖起來了。牙齒也直打戰。和頭和腦縮在稀破的棉大衣裏。那件破大衣，滿處補綻，東一片西一片挂在身上。他失望的樣子，歎息了幾聲，就轉身跨入那屋子的入口。他覺得他的心，還在竭力的掙扎。復又動了哭的念頭，巴不得哭一場。

「此刻作何計較呢？怎麼弄呢？」他眨着一雙白眼，沒分解處。他今天是要凍死，要不然就餓死了。」

「哎！要喫東西啊！喫的！」他四周圍一望，原來他站在一個地窖（藏食物的）的旁邊。那門上拿沉重的鎖保衛着。他把手擱在鎖上，初未起盜竊的念頭。但當他覺着冰冷的鐵的時候，他可要想起來了，這倒是一個很好的主意，把鎖弄

開，就可以到窖裏了。他用手去扳鎖，沒的講，那能會扳得脫。他老用他的法子，扳呀，拉呀，後來提起他全身氣力，又猛烈的拚命一扭；那鎖不過大聲響了一響，別的沒有什麼。他被那一聲響嚇住了。四面望了望，急忙離開過道，進屋子去了。

當真他想做偷兒嗎？假定他如心所欲把鎖扳開了，他真個要進窖裏去，自陷於竊盜嗎？這個他自己也不能承認的。伊瑟是苦家出身，是一個無爺娘的孤兒，在災難虐待之中長大的；然而他的手從來沒有動過人家的東西。人們總都喚他是「專門壞人名頭的人。」又叫他「歹人裏的頂無歹的人。」因為他好管閑事，好打抱不平；所以招人怨恨，與衆人成仇。雖然，便是這等人，也都承認伊瑟的爲人，你就丟成堆的金子在那里，也萬無一失的。而今他快要行竊了。那日早上他也曾打過偷竊的念頭。怎麼他真個偷了嗎？差不多也算偷了呢。噫！他餓得這個樣兒！「食物！食物！食物！」

他又對着隣居望來望去。他站在街上了。也沒在意是幾時從大院裏出來的。他到街上幹什麼來？更要往那里去？「咳！爲的是一口喫的。」但是老站在此地不動，是毫無意義的，必得要走動走動纔行。「由我眼睛領着我往那里就往那里；一直到我躺，——躺下了，斃了爲止。」

他復又怒上來了。怒恨他自己，又怒恨全世界。馬上之間，不拘怎麼他覺得沒得氣力生氣了——原來他心上刻加一刻的慌上來了。「食物！食物！食物！」

他歪歪倒倒的一步步朝前走。眼睛四處瞟着。似乎雪下的太緊，看不清亮，顰眉感額的瞟着。不在意自己走到那里來了；也不在意自己心緒紛亂。直往前挪動，似乎不要逗留在原場子。他格外專心一志的瞟着。但是老大的雪片以外，覺得什麼也沒有瞧見。他心裏很明白的有一件事，就是他所需要的；藉令世界末日已臨，他也非得喫點什麼東西不可。從他失望的心情裏，迸出「食物！食物！食物！」的歎聲。

他已到達地方公園。這公園的盛地，在一個高岡上。岡脚下有一條大深的河。每逢冬季，總有人在河上溜冰。上面公園裏無數的人擠着看熱鬧。但此時連一個人影兒也沒有了。大雪地裏瞧不見燈光。也僅此空地上，隔幾步路，有一個亮。伊瑟迷惑起來了，若不是心裏著惱，就是因為那里瞧不着一個人。他頭也不回，畢直往前走，快到岡頂，向下面上凍的河面望了望，沒有瞧見什麼。身邊聽着很重的鐵器華喇喇一陣尖脆的巨響，原來冰上開了一個洞。凝神一望，一大片地方，很深的一個洞在下面。他移步走了。他受了一個暗示，教他從這岡上投身到深的河流去。一聲不做；不呼援救；人不知鬼不覺的跳將下去。但他認為這不過是一個空想。最要緊的卻是身子萎頓極了；肚裏也餓狼似的餓極了。「食物！食物！食物！」他四周圍一望，好像看見有什麼可喫的東西在公園裏。他面前止有無邊際的飛雪。脚下也是雪；淨光的樹上也是雪；空中也是雪。他的腿直往下蹲。——啊呀！啊呀！他差不多

要躺下了他自然不願躺下的。他很想弄點什麼喫，提起全身氣力，繼續着往前蹣跚。他又走到前邊去了，也不知道是什麼地方。他沿着一條荒僻小路走去，穿過幾多雪堆；那雪直往破鞋裏鑽。這氣息僅屬的人走來走去，在漆黑的荒園裏。他一切都聽不見，也看不見了。祇是往前走，因為他本無一定去向；尤其是因為要東西喫；喫，喫。他別無想念，也顧不及去思想了。彷彿什麼把他朝前推，他仍舊失落落的往前走。心裏面哀吟着：「食物！食物！食物……！」

他來到戲園前面空地。那雪亮的電光，把他的知覺喚回來了。他歇住了脚。這時他身子幾乎要倒了。失足一躓，躓到一個屋子的牆壁上靠住了。他覺着破鞋裏填滿了雪。這原沒什麼大相干，所最難心的，是兩隻脚已經站立不住了。心裏頭發慌的了不得，想喫想不過。他逗留著那里除掉那里你叫他到那兒去是好呢！這地方再便怎麼，到處點得亮燦燦的。並且一會兒工夫，可以看見人了，許多的人——

有錢的，有福的。可是那財主老們成羣結隊的來到面前的時候，又該怎麼樣呢？他要求人施賑罷！他要講他有三天沒有喫了罷！

什麼求人施賑！他好不受用。渾身發抖。可是他已經餓到這個樣兒了！快要做賊了！「偷」和「討」二者比較，那樁好些？他依壁站着，扭轉頭去，呆鈍鈍的對着前面雪地望着，尋思這答案。

巡夜的走到他旁邊，給他一推。「你在此地幹什麼。」

伊瑟簡直不能動彈。兩隻腳舉不起來。

「你想教捉了去嗎？」

伊瑟幾乎一交栽倒了。直氣得怒火冲霄。極力鎮靜着，拚命的提起全身氣力來，預備走開去。咦！他那里還覺得兩條腿在身上，簡直是冰塊呵！他把一隻腳對那隻腳上踢了踢。

「哼！得挪動挪動了！快點哪！」

伊瑟咬着牙齒喊道：「難道你瞧不出我單會走路嗎？你攆我爲何來？你好去訪訪看，我不是沒飯喫的！」

他橫穿那條街，許多的店鋪，還未上門。他不很可以進去求求人家，討點什麼嗎。他在一個窗子前邊歇住了腳。考量一下做什麼事。

「我瞧見你喲。瞧見你在那兒喲。」只聽那巡邏大聲的喊。

他沿着這條街，畢直往前走。一直走到那一頭的盡頭，直截是漆黑的。他略爲歇息。兩隻腳交換着把雪踢了去。仍舊沿着路往前走。兜了一個圈子，復又來到戲園門口，停了步。沒有看見警察了。他們都到裏面接待室避風雪去了。伊瑟逗留在那裏，一會兒這隻腳跳跳。一會兒那隻腳跳跳。沒有什麼一定的思想，全然是無目的的。他所以要逗留在這裏，因爲這裏亮；因爲裏面坐着許多有錢的人，享福的人，

在那里娛樂。想起自己從來沒有到過戲園，也從來積不出看戲的錢。瞧那班人那樣的熱中此道，想必戲園裏是極快樂的。鈎心鬪角扮演各樣的戲。給他們看！他只好站在外面接雪，受凍，受餓；假若能找着一片麵包，那要歡喜死了！他又憤怒起來，並且回想到今天早上，是想做點什麼事雪雪恨的……是怎樣的呢？他蹙着額頭在那里想。究竟伊瑟打的是什麼主意？

「哦！是了。怎的會就忘了呢！」他非常抱怨自己的模樣，喊出這個來。聲音太喊大了，嚇了一跳。朝那大玻璃門，瞟了瞟，沒有人望着他；也就沒聽得什麼。他那麼自言自語的，卻倒快活起來了。這樣一來，把他心思弄亂了。於是開起談來了，七扯八拉的話，——瑣瑣碎碎的、一些無聊的、亂七八糟的想頭。

「我定要想個主意。嚇……使小刀子，要不然放火……那是我應該……就是這個主意……把他們所有的人活活燒死……我還站在這裏幹什麼……他

們無論怎樣任什麼也不給我的！……反而要喊警察！……嘉布朗——要葬他在火窟了呵！」他喋喋不止越說越氣。把肚裏餓都忘掉了。他現在自覺了。並且覺得新的生命，已在他的周身血管活動。他計算着裏面聽戲人的一切種種罪狀，充量的喫喝，尋種種的開心。他從人情物理上推想，「對於這等人行盜竊，或竟謀殺他們；不能算一件大錯誤。」現在不論什麼，他總得圖一件，並且出於絕對的公平，質之事理，莫不應然的。他似乎現在隨便遇着什麼事，都能對付得下去——是那樣的偉大的魄力。

玻璃門華刺一聲開了。露出幾個憲兵來，接着無數的人，從裏面出來。伊瑟安安靜靜的逗留在原場子。自言自語的講了沒歇。憲兵們還沒有留意到他身上。聽戲的人都在忙着上雪車。所以他竟能照舊講他的話，無人來攪擾。

他說：「哼！他們已經盡了興了！他們快樂過了！並且喫得飽飽。喝得足足。這

些狗！身上穿着暖和的皮外套，手裏牽着他的老婆，不就是挾着娼妓……」

有兩三個過路的，對這個站在雪地裏的孤身漢望了望。內中一人說：「這是醉漢不就是瘋子。」他們仍舊走他的路。伊瑟趕着他們後面大喊：

「你自己醉了呢！我何嘗醉的。你這些野種！我餓了呵，忘八們哪！告訴你這班流氓說罷，一個窮婆子的晚餐，我都搶了喫了……我醉了！你這些雜種畜生……我找事找了一個月了。你這些討不着好死的，虎列刺來攪死你！三天沒有一點東西到我的嘴了。你這些狗……」

一個憲兵聽到了，近前來查看是誰在叫罵。

「你這樣喊幹嗎？滾！」憲兵猛力將他一推。

「你推些什麼來？」伊瑟大叫。將手舉起對着那憲兵。心裏想着定要餉他一巴掌——狠狠的一巴掌。他那兒候着憲兵再來推他。

那憲兵明白他的勢頭。「呀，你這猶太賤骨頭！」

伊瑟的巴掌猛下，很大的一聲回音。面前人擠滿了。伊瑟滿想如法再來一下。他這時橫起來了，要打那左右四轉攔他的人。但他頭上已經着了狠狠的一拳，頭眼一花，就栽倒地下了。過會子他已能覺得有脚踏在他身上，方曉得自己栽倒地下了。不過睜不開眼睛來。四肢也一動不能動。一會兒經人家把他拉起來，拖往一個什麼地方去了。一路上挨了拳頭無算，背上，頭上，肚子上。並且臭罵的不堪。他不能够保衛他自己了，也並不能够張口說話了；祇是氣得傻頭傻腦的，呼天搶地的呻吟。

他的氣和他的呻吟，漸漸平和力弱了。隨後便安安靜靜的躺着，一點不動。濃重的黑暗，罩在他上面，將他包裹了起來，沉沒在裏面了。他的眼睛是閉的，但是能覺着這黑暗；好像是一個很重的荷載，壓落在他身上。他在昏暗不明的境界裏，明

白自己曾經打過什麼人的；人家又極利害的報復了他。卻是此刻他倒安靜了，平安了。如何就這樣平安無事，他倒詫異起來。他閉着眼睛用手在身邊摸索，碰着鐵硬的齷齪的地板。這是什麼所在？他心上也模糊影響的閃過這種疑問。拚命也似的睜開他眼皮，那濃重的幽暗，照在他眼睛上，什麼也不瞧見。於是復把眼睛緊緊的閉上。他又一度用手把身邊揩擦一遍。睜開眼來，此刻大大的睜開了。眼睛裏似有什麼閃爍。原來上面天花板上，照着微微一點黯淡的光亮；是從壁上高處，那唯一的小窗子射進來的。伊瑟先對那條亮光望了望。過後，便對那有鐵柱子的小窗子望着。他瞅了好多一會工夫，有如大夢初醒，還沒有定轉神來的光景。

驟然間，血奔頭部。他急忙坐起。他認得那鐵柱子。現在真成事實，他在牢裏了。他們替他打掃得好好的了，將他扔到一個黑洞裏。他覺着怪暖和起來。預料一切東西在那里等候他，轉眼就到的。巴掌拳頭還存放着在那里。——審訊的時候和

判決的時候——監牢，和看守囚犯的例行公事，全都在那里候着他。他極度失望的呻吟。唉！他這會覺着他的頭遭了毒打，痛殺了他的臉和全身也是一樣，頭臉格外痛的緊。帽子已不知那里去了。頭髮弄的溼拖拖的，膠黏的。一個不留意，碰着傷口，用指頭順着黏的地方摸去，血淌的到處都是；從頭上淌了滿臉，連精光的胸膛都血糊了。

他對於自己莫大的不幸，和無限的失望，巴不得哭一場。

他未嘗不想喊「父呀！」或是「親愛的母親呀！」或是「上帝呀！」但是些名詞，他決不懂得；所以一向不大用。他的心鬱結甚苦；仆着地板上臥着。周身抽筋也似的顫動。傷心慟哭。

他這樣的哭還是生平第一遭呢。他生來是悲哀性子，酸辛的眼淚，時常要湧到眼眶裏來；他總能忍過，吞下肚裏去。曉得他的眼淚，不能使人家心軟的。——徒

供人家作嘲笑之資罷了。人家還要學他那模樣，比作一個忠厚無用的愚人呢；所以他決不肯哭。牙齒咬着緊緊的，這個可憐的孤兒，畢生見憎於世；他的眼睛往往弄的血糊，但決沒有流過眼淚。

這時候不拘怎麼他不能夠，也並不情願收住眼淚。他一直哭到眼淚乾了，纔不哭了。他覺着一陣昏暈，甚是不支。心裏想死期已近了。死又怎樣，同躺在那兒有什麼分別。他把身子一伸，闔上眼睛，等着死。這樣的偃臥着，永遠睡過去，從此休息。一死解脫一切，從已往踽踽涼涼的日子，和前途一切顛連苦難之中，解脫出來。

他渴望着死。

「咳！死了罷！」

他眼睛面前現出好多死過的人來，都是生平見過的人。巴不得自己馬上同他們一樣。他定睛望着面前上吊的挑水夫克尼洛。慕地坐起來。一個念頭喚醒了他：

他也要上吊了。像這樣的等着死，是死不了的。假若他老是等候着，那能立刻就死的了呢。他偷眼向漆黑的黑地裏看着，兀自疑想。他畢生所受的印象，一齊湧現在他的面前。簡直連一天幸福的日子都沒有。一刻工夫的休息都沒有。年年在無底止的憂慮，和無間斷的奮鬥之中度過。工作的勞苦，和常行的飢餓，不消說得。茫茫的未來，更覺可怕。愁苦的雲霧，環繞四周，好比在濃厚的黑暗裏一樣。長期限的禁錮，置身囚犯隊裏，回頭——還要挨餓。

他舉目望着那窗上的鐵柱子，同時覺着褲子上結實的帶子還在那末，他四面望了望。又歪着耳朵聽了聽。有人沒有？沒聽到一點聲響。他很難抬起身子來。兩條腿將身子扶起，昏頭暈腦的，撐持不住。走到牆壁靠下壁站了會子。於是輕輕的走着，察看屋子裏情形。伸手四面摸，屋子裏沒有人。一些老鼠把他嚇了一跳，耳朵裏祇聽滴漉漉瀝跑的聲音。他在窗子下面，停住了脚。伸着手膀子往上探，但是達

不着鐵柱子。在屋子裏一個拐角下，有一條長椅子；就是他方纔在小牢洞四面摸索時候，把他絆跌了的。他費了許多事，把那張椅子搬到窗跟下。不覺累極了，一屁股坐將下來。慢慢的從腰間把褲帶解下，將他打了一個活結。心裏兀自沉思。重又想起那可憐的已往，和霾暗的將來。今生今世再也見不着一線光亮的了。他狠命的咬着牙齒，打了那結子。咒詛着人生。心裏痛苦得滾油煎的一般。憎恨一切人類。他想用他剛纔打的那結子，把所有人的頸子都套住。把全世界一古腦兒套在裏邊。如斯如斯。那是多麼痛快的事！

那活結子，已準備着多時了。但他還坐在那里沈想。他痛罵世上的人情，種種的刻薄。最痛快的是要在自己手裏報復了他們！

漸漸有一件事，明白了然的擺在他面前；就是他的死，是一個絕好的報復。有朝一日，他們得預備着領回他們對於他的虐待。他們自必要看見他死的。咩！天降

大禍於他們一切的人告別了伊瑟！一了百了了伊瑟！伊瑟再也不受苛虐；不受壓迫；也不恣情放浪；也不會凍餒了。他們要像鞭打過的野狗一般，站在他的屍前，垂頭喪氣的，十分的缺憾，污七八糟的咒罵他。啊！那是有價值的思想！

他忽地望起一站，跳上椅子，攀着那鐵柱子，把帶子繫在上面。他的手直抖。身上燒熱直戰栗。把頭往活結子裏一套，踢翻椅子。

在那帶子收緊的當兒，不覺的要發笑。笑的像一個勝利者，像一位主。但是他的眼睛，冒出來了。舌頭伸出來了。臉上變了青白色了。

那伸着的舌頭，還在摹擬着「咩！告別了，伊瑟！一了百了了，伊瑟……」

——陳蝦譯

#.81

900007